

東北拜虎族群的活動及對殷周文明的影響

郭靜云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

摘要：東北虎的種類，屬於各種老虎間最兇猛的阿穆爾虎（或謂烏蘇里虎、滿洲虎）。在華北地區，目前發現最早的老虎造型，是新石器時代遼東後窪遺址的石刻（西元前 3500 年左右）。而在現代中國的邊界一帶，黑龍江、烏蘇里江沿岸，發現了很多岩畫，其年代涵蓋自中石器到中世紀時代近萬年的時間，在新石器岩畫中，已可見有東北虎的造型。

此外甲骨文文中出現不少从「虎」或「虍」（虎頭）的族名。本文認為，通過相關文字考證可以了解，部分从「虎」或「虍」族徽的族群代表活動在東北地區，也可能屬於古通古斯族群。文字資料或許可以旁證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人類學家有關古通古斯人對殷商的印象。

東北地區的虎族是零散的族團，應是將老虎視為始祖的獵人族團，經常攻擊殷周的東北境，而殷和周反伐他們。直至殷商晚期或西周早期，其中有三個族群建立過生命不久的小國，甚至曾經臨時與周建立過聯盟關係。

關鍵詞：老虎；殷周歷史；東北上古歷史；古通古斯族群；寫法从虎的族徽。

一、前言

我們從上古的禮器可以觀察到，華南偏西南和東北地區有兩個崇拜老虎大傳統，其一是由高廟文化陶器、石家河文化玉器、湖南、江西和四川青銅器所代表，其二由東北後窪文化石器和殷墟青銅器所代表，顯示東北的傳統似乎也由殷商王族所吸收。從殷周時期以虎為名的地區來看，亦能獲得同樣的結論：虎方、盧方屬華南偏西南之國家，同時曾經有過幾家從虎的古國屬東北地區，且一些來源自東北地區的虎族似乎參與了殷商王族族團的構建。本文擬著重探討後者，即甲骨文所見字形从「虎」或「虍」（虎頭）的古國：**虍**方、**虍**、**虍**、**虍**、**虍**古國和族團的歷史。

二、虍方的地望考與虍族的屬性

殷商時期有幾個以虎形為名的古國，如甲骨文中有「**虍**」（**虍**）、「**虍**」（**虍**）、「**虍**」（**虍**）、「**虍**」（**虍**）四個字形，都作方國之名。在甲骨學界這四個字不區分，都視為同一方國之名，可是如果詳細觀察不同時代的卜辭，可以發現這四個字在用途方面有些差異。在武丁中期的卜辭中，「**虍**」字作地名，未見作國名或族名，如《合集》7908 曰「……在**虍**？十二月」《合集》7910 亦載：「……王乙丑……一月在**虍**？」商王武丁在**虍**地進行活動，說明此地在此殷商國家所能影響的範圍裡，可惜卜辭太少並殘缺，在**虍**地的活動不可知。《合集》20364 又言：「乙巳卜，巫由**虍**？」「**虍**」可能是「**虍**」地的河流，**虍**河與巫師有某關係。同時，武丁中期另有兩條殘缺的卜辭，記載伐、殺滅**虍**的事情，如《合集》7011：「貞：伐……**虍**……」；《合集》7012：「……**虍**……**虍**？貞：羌其……」。在這裡「**虍**」明顯表示某個與武丁敵對族團的名號，該族團類似羌人，只是羌人是與羊有關的族團，而**虍**人的名號卻涉及老虎。

以筆者淺見，武丁時代還不能討論「**虍**方」國邦之形成，「**虍**」、「**虍**」、「**虍**」三字的關係是：前者為地名，中者是此地的水名，後者則是在此地生活的族群。「**虍**」應是在殷商王國的邊疆地，所以殷商王國面對這些必須克服的族群，最後將**虍**地劃為殷商的影響地，在**虍**地進行一些活動。

直至康丁時期纔出現「**虍**方」的紀錄，可見**虍**地的**虍**人已建立了國邦，使殷商王國努力征伐、追求毀滅**虍**方：

……**虍**征**虍**方？ 《合集》27992

貞：王其……**虍**方……用五……不…… 《合集》27993

……戲方…… 《合集》27994
車（惟）又……戲，戲戲方……成？ 《屯南》3637
……庸，戲戲方，不雉眾？ 《屯南》3655

有些卜辭紀錄比較複雜的關係，又提到其它方國：

車（惟）馬？
車（惟）小臣，口？
車（惟）小臣，戲？ 《合集》27889
弜壘呼王，其悔？
車（惟）可白呼戲鮮方、戲方、總方？
弜呼？ 《合集》27990
車（惟）敝（嫩）用泅泅（？），于之若，戲戲方，不雉眾？
成从命戲方，成？
……戲戲方？ 《合集》27996

從《合集》27996 紀錄能看，伐、戲戲方的事情牽連著戍守商王國邊境的問題，所以戲方國的位置應在商的邊境上。這類的紀錄屢次出現：

成弗及戲方？
成及戲方戲？
成甲，伐戲戲方，校？
弗戲？
成及校于又襄？
……襄？ 《合集》27995
戊申……
于翌日己酉？
成及盧方？
弗及？
茲（系）方、戲 盧方作戲？ 《合集》27997

在這時代，盧地已離不開此地方國的意思，所以「盧」字已成為「戲」的省文。

《合集》30286 言：「癸丑卜，彝在廳，在戲門死？」戲門可能指戲國的城門，但另有一個可能是商王國將自己領土與戲國之間的邊疆稱呼為「戲門」。

帝乙、帝辛的時候，商與戲的關係已有變化，戲方似乎已成為商王國半附庸的國家：

乙丑王卜，貞：今囧（占）巫九畚，余亡疇，告侯田冊戲方、羌方、羞方、庚方，余其比侯田，留箋四封方？ 《合集》36528
己酉王卜，貞：余征三封方，車（惟）令邑，弗悔，不亡……在大邑商？王固曰：大吉，在九月遘上甲……五牛？
車（惟）戲令 《合集》36530
……卜在媿貞：……戲方，余从……王固曰：大吉。 《合集》36965
乙亥王卜，……暨蘆方，敦……妥余一人……自上下示敷……告于……
《合集》36966
……貞王其……戲方……用五……不…… 《合集》36967
乙卯王卜在媿，師貞：余其敦戲，車（惟）十月，戊申戲？王固曰：吉，在八月。
《英》2523

有關戲方這個國家，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想法。楊樹達先生認為，戲方即是《詩·大雅·皇矣》所提及「密人不弔共，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的祖國，鄭玄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但未進一步考證其地望¹，此說法既難以

¹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北京：中國科學院出版社，1954年，卷下，頁45—46。

證明亦難以否定。陳夢家、孫亞冰和林歡先生都認為「戲」方在殷國之西²，島邦男先生則認為是在殷國之東³，此兩種說法的根據都較弱。

丁山先生依靠傳世文獻將「戲」與「鄆」連接，認為「戲」即是鄆，淮北沛郡之別名⁴；陳邦懷先生的說法亦相同⁵。從傳世文獻角度來看，此說法好像可以自圓其說，但是殷周到西漢的文字變化相當大，從春秋以來的「戲」字基本上已成為拼音字，用意為「且」連詞，所以也可能只是用作聲符而已。

林沅先生從殷周出土文獻著手討論，獲得的結論完全不同：他將西周中晚期史牆盤「恐狄虐彭，伐夷童」與北京房山區琉璃河黃土坡村出土西周早期的太保盃、太保壘「令克侯于匱（燕），使羸、狸、戲、季、駘、彭」之句作了對照，以確定殷周之際戲國地望在燕國之東北⁶。依此可以推知，戲人族群來自興安嶺山脈，因此他們建國時，立都在燕國之東北。

甲骨文表達殷商因戍守國境而征伐戲人，恰好符合地理的關係，這一點也旁證林沅先生的判斷：戲人從山脈下的渤海攻擊大商之境。西周初年時侯軍被派遣到燕，組織戲、狸、羌等三個東北方國的聯盟軍隊，共同平定彭人的侵擾。不過，西周早期大保簋載：「王伐泉子取（聽），戲卑（厥）反。」西周早期小臣諱簋銘文又言：「戲東尸（夷）大反。」兩者皆顯示出戲人重新反抗周政權，攻擊周的東土。從將周原當作是中央的角度來看，戲人是東夷，即是東北夷，同時亦不能排除西周時期的這些山地人，從興安嶺遷移到燕山，再從燕山到渤海一路南下到達山東的可能性。

山東省費縣出土了一套殷周之際的戲族銅器⁷，雖然就總體而言，帶有該族名的青銅器出土地點頗為零散，不能代表本族最初的活動區域，但在山東出土的這一套戲族銅器，極有可能代表戲族的某旁支，從渤海進黃河遷徙南下至較遠地區的情況。大保簋出土的地點亦是山東省梁山縣，小臣諱簋出土在河南之東北濬縣，三個地點相距不遠，皆符合這條路線。因此可以假設，西周早期戲族的主要活動區在燕山東北，但黃河下游匯入渤海地帶的地區同樣也是戲族，他們卻面臨且反抗了周的政權，因為如此，故特別派遣侯軍以克制戲族不入黃河流域之地。

直至西周中期，泉尊和泉卣各言：「戲、淮尸（夷）敢伐內國」。馬承源《銘文選》對銘文中通見的「戲」字，都視為嘆詞，此恐怕不妥。在該銘文的紀錄裡，戲與淮夷兩族來攻擊周。戲與淮夷兩族群一起出現，完全是兩件相隔不近之地方的事情：戲從東北來攻擊周，淮夷從東南來攻擊周，共同造成對周東邊的風險。或者另有可能，西周中期時有戲族的某旁支，確實南下到淮河的北岸，即丁山先生的論述確實可以代表西周中晚期的情況，淮北商丘永城的鄆確實戲為人晚期所建立的城邦。這些問題我們可能沒辦法回答，殷周歷史實際上一片空白，地區之間的關係、族群流動、分合、興衰，都是難以掌握的，只能從零散的資料觀察，並思考資料所隱顯之昔日生活。⁸

西周青銅器上亦有數次出現「戲」、「戲」、「戲」作族名或人名的情況，出土的地點頗為零散，且大部分器物無出土資料，所以我們只能觀察戲人在西周的存在，無法探索他們是否保留團體的活動，或是已被周同化的戲族後裔情況如何。例如，陝西扶風縣有出土西周早期的戲爵和戲簋，西安市出土西周中期大師戲簋，又有出處不明的大師戲豆，這都可能代表戲族的某一家歸入於周，成為周國的將軍。⁹

²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頁 298；孫亞冰、林歡，《商代地理與方國》，《商代史·卷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75—278。

³ 島邦男著、濮茅左、顧偉良譯，《殷墟卜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415—416。

⁴ 丁山，《戲夷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 本 4 分，1932 年，頁 419—422。

⁵ 陳邦懷，《殷虛書契考釋小箋》，頁 3。

⁶ 林沅，《釋史牆盤銘文中的「逃戲彭」》，林沅，《林沅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頁 174—183。

⁷ 戲戲甗、鼎、簋、豆、卣、尊、觶、爵、罍、盃、壘、角、殘片，《集成》器號為 796、1380、3112、4652、4877—4879、5556、6187、6918—6919、8167—8168、9176、9327、9770、8169、《新彙編》1177—1178、1179。

⁸ 另外難以確定的問題是第乙、帝辛時代卜辭中出現「戲」、「戲」、「戲」三種國名，這三種寫法是否完全無義之別，或者帶有一些意義上的差異？西周銘文出現一位戲的伯君（大師小子伯戲父鼎），「戲」字的寫法為「戲」與「戲」字的「戲」寫法近，是否同一國的紀錄，或者「戲」與「戲」無關聯？這都是難以捉摸理解的歷史之謎。

⁹ 其它器主為戲人的青銅器還有西周早期的戲戊詛爵、戲季卣、戲尊、戲觶、戲作父辛壺；西周中期的戲鐘、戲鐘、仲戲父簋；西周晚期的戲孳妊簋、魯士商戲簋、魯士商戲匜、伯戲戲簋等。

西周晚期另有出現「𡗗」為地名之字，如在散氏盤載：「𡗗畱𡗗陔以西」或皇盥言：「援奪𡗗行道」其地望已不可考。在西周中期生史簋銘文上，「𡗗」字又獲得新義，銘文曰：「用事𡗗（厥）𡗗日丁，用事𡗗（厥）考日戊。」從文句的互文結構可看，「𡗗」字似乎用作「祖」的意思，春秋時亦有相同的例子，如春秋晚期莒叔之仲子平鐘的銘文。但在春秋戰國文字中，更普遍的情況是「𡗗」字只是「且」連詞的意思罷了，所以到了傳世文獻時代，該字作族群的本意恐已被忘記。是故，晚編的傳世文獻難以提供準確的線索，而林沅先生採用殷末周初的資料來探討𡗗方地望，纔能令人信用、較為可靠。

林沅先生採用出土及傳世文獻並與東北考古對照，作了系統的考證，獲得成果應該不存疑，解決了幾項關鍵的問題：證明了𡗗人族群原本是來自興安嶺山脈的獵民，是故，他們有的國邦建在燕國之東北。從地理關係來看，興安嶺、長白山脈一路通到錫霍特山脈，皆是同一生活範圍，也恰好是東北虎的發祥地。山地獵民的流動率高，東北到錫霍特山、西南到燕山，都是他們的活動範圍，此地域更有幾條水路交通命脈：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等，也都包含了很多支流，以及從日本海到渤海沿的海路線。所以東北山脈地帶可以說是一個大的生活區域。

自古至今，此地都是通古斯人種的活動範圍。據十七世紀人類學的研究，此地由通古斯人所掌握，其中有以下幾種：（1）通古斯河的通古斯人，住在中西伯利亞葉尼塞河流域；（2）犬通古斯人，住在東西伯利亞勒拿、阿爾丹河流域，他們是駕犬車、並崇拜狗的獵人，經常出現與狗合葬，以及在送葬儀式中吃狗肉的喪禮；（3）鹿通古斯人，住在黑龍江之北岸，他們是駕鹿車、並從獵鹿逐步發展到馴養鹿之生活方式的人；（4）馬通古斯人，他們會騎馬，住在後貝加爾湖畔、黑龍江下游、松花江、烏蘇里江流域地帶上。

二十世紀人類學研究顯示，通古斯人的祖先在距今4000—3000年間，已在中國的東北地區活動，並與中原地區有來往。所謂「馬通古斯人」原本應該是草原族群，在黑龍江和蒙古草原活動，部分養馬的草原族群到了黑龍江下游的森林地帶後，與本地古亞細亞（Palaeo-Asiatic）獵民同化，其中部分人群開始以駕鹿取代駕馬的技術¹⁰。同時，學者們發現，在通古斯的神話和薩滿儀式中，老虎都是地位崇高的神獸¹¹，這均屬對通古斯人認識的常識。

更詳細的研究顯示：（1）崇拜老虎的通古斯人是源自偏南黑龍江及其支流流域，而活動在勒拿河、阿爾丹河流域的通古斯人則崇拜別的動物；（2）黑龍江下游的通古斯人不僅崇拜老虎，更將之視為自己的祖先，而把自己當作老虎這一神秘祖先的後裔，也就是說，典型地具有以老虎為圖騰的概念。（3）這些崇拜老虎的通古斯人的活動範圍北到鄂霍次克海邊、南到松花江、烏蘇里江。但他們並不能被視為一個民族，他們之間分合關係較複雜。（4）從語言的異同可以分為兩組：住在黑龍江下游至入海口、濱海省（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錫霍特山脈的奧羅奇人和尼夫赫人（吉利亞克人），以及住在黑龍江、濱海省、錫霍特山脈、長白山脈的赫哲族。但這兩種民族中，有部分族群認為自己的祖先是棕熊，而其餘的族群則將自己視為老虎的後裔。¹²

古代崇拜老虎的地區，主要是北滿洲。包括高麗族、赫哲族、烏德蓋族、烏爾奇、涅吉達爾族等通古斯民族，都將老虎視為自己的始祖。在通古斯的神話和薩滿儀式中，老虎必定是地位崇高

¹⁰ Максимов, А. Н.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оленеводства."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РАН ИОН*, т. VI, 1928, сс. 3—37; Shirokogoroff, S (史祿國).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 Shanghai, 1929.

¹¹ Е. В. Шаньшина. *Мифология претворения у тунгусоязычных народов юг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Опыт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и общего анализа.*

¹² Золотарев, А. *Пережитки тотемизма у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Ле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а, 1933.

的神獸¹³。阿穆爾河流域的氣候並不適合農耕的發展，早期的當地人民必須靠狩獵和漁獵維生，生活周遭就屬老虎最為強壯兇猛，因此人們才會神化、崇拜這種肉食動物。在華北地區，目前發現最早的老虎造型，是新石器時代遼東後窪遺址的石刻（西元前 3500 年左右）¹⁴。而在現代中國的邊界一帶，黑龍江、烏蘇里江沿岸，發現了很多岩畫，其年代涵蓋自中石器到中世紀時代近萬年的時間，在新石器岩畫中，已可見有東北虎的神化造型。¹⁵

虺人的族名恰好是虎頭之祖：「虺」字形直接表達以虎為祖的意思。以筆者淺見，甲骨文「虺」的紀錄，可以旁證人類學對古通古斯人的起源和早期活動的假設，包括史祿國先生的所提出、早期古通古斯人與中原有密切來往的想法¹⁶。殷商時他們攻擊商國之邊境，西周初臨時與周或燕聯盟，共同征伐彭人，但此後又繼續攻擊周的東北地，或者再南下至黃河下游，並從東邊攻擊周國的屬地。

三、橐和橐的族群屬性、活動範圍和古國的地望

直至殷商末期，甲骨金文中又出現了幾個以虎為自稱的古國，其中以橐和橐兩古國似乎最相近於虺的領土所在之地帶，而橐建國之地推測是商王曾用的獵區。

（一）橐國的歷史考

甲骨文中多次出現从「虺」（虺）的幾種字形，都是商王狩獵之地，或作地名以及本地活動獵人的族號，未見有邦國的設立。直至西周早期，銘文提供新的線索，从「虺」的「橐」或「橐」字不僅作地名和族名，更另作國名。有「口」偏旁的「橐」（橐）和無「口」偏旁的「橐」（橐）字不應區分，皆指同一族國。從橐族的銘文可以看出本族國在西周時期的存在以及與周關係的演化。

橐叔叔父鬲的銘文曰：「橐叔叔父乍（作）鼎。」只表達有一位橐族的人製造了禮器。從橐叔叔父鬲的形狀看似為北方的禮器，特別相似於內蒙古自治區翁牛特旗巴嘎塔拉蘇木哈日敖包村出土夏家店下層晚期的寧臺甌，但其本身沒有出土紀錄，出處不明，所以製造地方和文化屬性難以判斷。

吹鼎銘文曰：「吹鼎乍（作）橐妊嬭彝」受祭祀者是橐妊妣考。而時代相近西周早期獻彝鼎的銘文，記載了橐人的身分及官位：

隹（唯）二月初吉庚寅，才（在）宗周，橐中（仲）賞卣（厥）獻彝述（逐）毛（旄）兩、馬匹，對揚尹休，用乍（作）己公寶嬭彝。

橐仲是一位尹長，屬周王室的宰官，在周宗廟進行賞賜儀式。獻彝鼎來源不明，但以筆者淺見，假如「宗周」是指周都的宗廟，很難想像在中央宗廟裡的賞賜者，是橐仲而非周王。所以更加合理地推論：橐仲在周大國的網絡裡，接受了地方尹長的身分，亦與周王室有血緣關係，所以在他管理的地區裡，最高的政治所在是周宗廟，在「宗周」裡，橐仲進行重要的禮儀和發令，表示他的命令代表周天子的政權。

獻簋更加明確地記錄這種意思：

隹（唯）九月既望（望）庚寅，橐白（伯）于遘王休，亡尤。觝（朕）辟天子，橐白（伯）令卣（厥）臣獻金、車，對觝（朕）辟休，乍（作）觝（朕）文考光父乙，十世（世）不謬（忘），獻身才（在）畢公家，受天子休。

首先銘文中橐被稱為「伯」，據此可推知他是某小國的統治者，所以已能肯定橐國的存在。同時橐國屬於周國網絡的政治區，橐伯在九月庚寅日到中央朝見周天子，覲禮順利成功，因此橐伯代表天子

¹³ E. B. Шаньшина. Мифология претворения у тунгусоязычных народов юг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Опыт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и общего анализ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2000.

¹⁴ 許玉林、傅仁義、王傳普，〈遼寧東溝縣後窪遺址發掘概要〉，《文物》，1989年第12期，頁1—22，圖版參：5。

¹⁵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Петроглифы Нижнего Амура. Л.: Наука, 1971; 汪玢玲，《中國虎文化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7—35。

¹⁶ Shirokogoroff, 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

賞賜予自己的臣獻，而給他一輛車和一塊銅料製造本禮器用。這些禮物應是由周王先賜給櫛伯，所以獻是對周天子表示感謝。獻製造祭祀自己祖先的禮器時強調，本身應屬於畢公的親戚，但是在畢公的家裡他的地位可能不高，所以為臣於櫛伯。或許就是因為畢公家與周王室的親密性，臣獻在櫛伯與周王室的關係有重要的角色。¹⁷

獻簋的銘文很特殊，極少有賞賜者為兩個人的紀錄。在幾乎所有記載賞賜的銘文敘述，都是被王或侯賞賜之後，器主針對賞賜者表示承諾和感謝，然後製造祭祀祖先的禮器。但獻簋則表達具體賞賜者是櫛伯，被感謝者卻是周天子。筆者認為，其隱現西周前半葉不同地區間權威貴族的關係，以及周國家網絡的形成和運作。另外，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獻說自己屬畢公之家屬，但他的禮器卻被發現在離畢公之封地很遠，即在燕山南腳下，河北涿鹿縣。這一點也會讓我們思考櫛伯之國的地望可能偏東北，是與虢是相近的小國。

叔虢釭銘文載：「叔虢作櫛公寶彝。」將櫛祖先稱之為「公」以表達櫛為古國的概念。箒簋銘文載：「……櫛侯虢（虢）箒馬四匹、臣一家、貝五朋。箒鬲（揚）侯休用乍（作）櫛中（仲）好寶。」在周的大國網絡裡，櫛國的地位似乎有提升，已獲得侯的身分，統治、賞賜不需要依靠周王的名義，以本身的名義去進行即可。銘文既有描述在位櫛侯的事情，亦有提及櫛仲祖先。

櫛（櫛）國的生命比虢（虢）長，西周中期櫛侯簋蓋記載：「櫛侯乍（作）姜氏寶彝彝，方事姜氏，乍（作）寶殷（簋）櫛妊寶殷（簋），方其日受室。」銘文一方面表達櫛國侯族崇拜對象之傳承，與西周早期的吹鼎一樣，在銘文中提出祭祀櫛妊妣考，另一方面還有祭祀姜氏，則表達當時櫛與姜氏有通親的關係。姜氏與周的姬氏有親屬關係，或許可以推論：就是通過姜氏，櫛人與姬氏發生血緣關係，故在其國建立了「宗周」之國廟。櫛侯簋蓋出土的地點與獻簋很近，也是在燕山的南腳下河北保定市出土。

西周中期櫛侯壺的銘文載：「櫛侯乍（作）鞏（旅）彝。」同時櫛仲鼎和櫛仲簋的銘文各載：「櫛中（仲）乍（作）鞏（旅）彝。」當時櫛（櫛）國的統治者應該依然是同一個族，最高地位者有侯的身分，其它家屬有仲等身分或完全不表達他的身分，如櫛尊的銘文載：「櫛乍（作）曼（得）寶彝，其萬年用。」我們只能知道這是一位櫛侯族室的家屬人。

到了西周晚期，櫛人只是出現在被崇拜祖先中：

師趁乍（作）櫛姬旅頌（頌），子孫其萬年永寶用。師趁頌

周彝生乍（作）櫛嬪（嬪）媿贖（媿）殷（簋）。周彝生簋、周彝生盤

據此可以判斷，到了西周晚期，櫛國可能已亡，櫛侯族的後裔可能散到各地但保留對自己祖先的崇拜。

有助於討論櫛國地望的資料不多，因為櫛國大部分青銅器沒有出處紀錄，只有獻簋與櫛侯簋蓋兩件才知道出土地點，且這都是燕山地區。¹⁸但同時從古文字的角度來說，从「木」、「虎」或「虍」字體，即从「虢」的「櫛」、从「虍」的「櫛」、「櫛」和从「虎」的「櫛」，在古文字學界都被視為有親密關聯的；同時「虢」（虢）與「虢」（虢）亦視為親近的字體，而「虢」（櫛）被視為「櫛」字的異構¹⁹。這些想法應有些道理，同時我們應該考慮，字體的親近離不開其所表達意思的親近。

¹⁷ 此外，西周早期鞏鼎裡似乎有提及「櫛兄」，但銘文的意思不清楚，馬承源也不認為銘文提及「櫛兄」，他的解釋的意思似乎獻簋，但卻依然不甚明，所以免討論。

¹⁸ 此外，周彝生盤源自瀋陽故宮舊藏，或許也表達他地點的發現。

¹⁹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4—1975年，第五卷，頁396—397、第六卷，頁149—154。另參漢語大字典編纂委員會編，《漢語大字典》，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1990年，頁1231、1278—1279、2822、2827。

據此可以初步推論，「禡」與「虞」地、族群和國家之間的關連性，所以禡國青銅器在燕山出土，可能符合表達本國的地域所在。至於「禡」，從資料判斷，禡族的活動應該亦在東北，相關的紀錄最早出現在帝乙或帝辛的時代，後來禡族在「禡」、「虞」古國附近亦建立了小國。

(二) 禡國的歷史考

在帝乙、帝辛時期的甲骨文中《合集》36755 有記載：「戊辰……高虞……送往來……？……在虞……步……望，無災？」可見「虞」與「虞」是兩個相關的地名，其中「虞」及其它从「虞」字類是商王狩獵的地名，但「虞」地的紀錄極少且似乎與狩獵無關。《合集》24256 曰：「庚午卜，王在虞卜？」在祖庚、祖甲時代卜辭中「虞」是一所商王占卜的地點。該記錄之外，目前只有一個帝乙、帝辛時期的殘片而已²⁰，因資料極少，難以探討。

不過，王襄、李孝定、饒宗頤等學者都將从「木」、「虎」的「虞」字與金文中从「木」、「虎」的「𡇗」、「𡇘」（禡）和「𡇙」（禡）字作連接²¹。這種連接相當準確，「虞」、「禡」、「禡」即是同一字的異構而已。該字在甲骨文中只作地名，而在殷末周初的金文中，它作器主的族名，如禡父辛觚、禡父辛爵、禡父辛觚等禮器，都紀錄了對禡族祖先的崇拜，但因這些禮器只有三字的銘文，出處亦不明，所以我們只能知道：禡族的祖先與殷商王族一樣用日名廟號，這幾件禮器所記錄的祖先是以辛為日名²²。辛禡角的銘文較長，其言曰：

庚申，王才（在）肅（闕），王各，宰禡从（從），易（賜）貝五朋，用乍（作）父丁罍彝。
才（在）六月，佳（唯）王廿祀，翌又五。

馬承源先生認為，這是帝辛後主時代的禮器²³，此斷代基本上是可從的。銘文敘述庚申一天商王到了蘭地，並有一位禡宰官從著王而被賞賜，因此禡宰製作祭祀自己祖先父丁的禮器，這件事情發生於商王第二十祀祭、第五翌祭的時段。

甲骨文中還有从「禡」从「女」的「𡇚」（禡）字，是一個祈禱對象，出現在康丁時期的卜辭中：

其求年于禡，鼎……吉 《合集》28264
其求年于禡，重今日彫，又（有）雨？ 《合集》28265

「禡」可能是禡地、禡族的崇拜對象，卜辭所錄似乎向神母祈求豐年之錄。

資料缺乏，所以不能作充分的研究，只能從零散的資料推知，禡族可能是殷商王族族團的某旁支，所以禡族祖先用日名廟號；禡地應有平原一帶，所以本地崇拜對象能負責年收之事，且沒有商王在虞地狩獵的紀錄。但同時，禡族可能亦有山林的生活經驗，且此山林是老虎的活動區，這是由禡族的族號所表達的。以筆者淺見，禡地最有可能是遼河平原與東北山脈交錯帶，或是河北平原靠燕山的地區。

西周早期 族嗣土 禡簋銘文曰：「族嗣（司）土 禡乍（作）寶罍（簋）」禡人作司土的官位。同時西周早期「禡」字從族名已發展作伯國之名，伯禡簋銘文曰：

白（伯）禡乍（作）𡇙（厥）宥室寶罍（簋），用追考（孝）于𡇙（厥）皇考，唯用禡（祈）求萬年，孫孫子子永寶。

「禡」是伯國的國君，據此可知，西周早期有禡族所在的領土被視為國。此國直至西周晚期依然可見。伯禡虞簋銘文曰：

白（伯）禡虞肇（肇）乍（作）皇考刺（烈）公罍（簋），用宮（享）用孝，萬年覺（眉）壽，畯才（在）立（位），子子孫孫永寶。

伯禡虞簋的出土地點不明，但有些線索助於推知器物來源和禡（禡）國的地望範圍。有一件伯禡虞簋 1979 年被河北之東北角通縣物資回收公司回收，此件後到北京首都博物館，另一件則被遼寧省博物館收藏。上述地點都指出了燕山南北之範圍。此外，禡國伯君的名號是虞，可能表示禡與虞的關係：虞國在西周晚期時已不見，但禡與虞可能是有相近來源的族群，而虞族的後裔則作為禡國的上層貴族。

²⁰ 即《合集》36773 曰：「丙……虞……往……」意思完全不明。

²¹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後引講稱《甲詁》），頁 1646。

²² 有關日名廟號系統參郭靜云，〈殷商王族祭日與祖妣日名索隱〉，《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二輯，上海古籍，2011 年，頁 47—76。

²³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器號七。

(三) 虘、橑、橑國的關係

從虘（虘）、橑（橑）、橑（橑）三族及三國的比較，筆者推論，虘（虘）族在殷商之前已在興安嶺、長白山脈流動，殷商時從山脈下燕山、渤海攻擊大商之境，所以殷商才會戍守國境而征伐橑人，直至西周早期，他們在燕國之東北建立了古國，與周處於不同的關係：既曾組織聯盟軍隊，亦經常南下攻擊周的東方領土。橑（橑）族來源應與虘（虘）族相近，但是由於从「橑」的地名都是商王狩獵地帶，此地不應該像興安嶺、長白山離殷墟那麼遠，以筆者淺見，此應為燕山地帶（亦可能為太行山之東北區，但此地沒有發現橑的禮器）。西周早期的橑人建立古國，普遍與周有所來往。²⁴ 橑、橑（橑）的來源應該也與虘（虘）族相近，但是橑參與了殷商上層貴族的族團，屬於殷商王族的族群之一，所以橑族的祖先用的是屬於殷商王族喪葬文化的日名廟號，且宰橑角載橑人是商王的宰官。因為加入了殷商王族的族團，所以橑族跟著殷商王族南下，並從山上遷徙至山腳下的平原地區後，雖然保留獵人的信仰和自我認同，卻也學習了農耕的生活。

《合集》36755 有「高橑」之語，或許顯示出橑（橑）族所居的山有非常高聳的地貌，同時該卜骨上另有「在橑」之語，或許表達相對意思：前者可能在山上，而後者則在山麓之下，兩者相距的距離應是不遠。橑地應位於燕山南北平原地帶：即遼河流域或河北的北區平原，西周早期就在此地建立了伯君之國，並與虘人通親，但有關橑國與周的關係，銘文上沒有多加交待。（以筆者淺見，既然西周時河北的北區是燕國的領土，且橑國與周的來往不多，橑國地望是為遼河流域的可能性較高）。

四、虑與橑族團的活動範圍

《合集》4593 載曰：「貞：虑从影，収虫（侑）示三……」提及影人，即東北山地族群的人物²⁵，與虑人記錄在一起，因此「虑」可能也是對東北山地人的指稱，卜辭載曰虑族之人從著影族的人。

《合集》8207 另曰：「貞：虑王自虑凶（咎=陷），皿？」該卜辭的意思不清楚，但同時期的卜辭中，另出現从「虑」、「皿」（血？）的「橑」族群，是武丁商王征伐對象：

庚申卜，貞：伐橑𠄎，𠄎？ 《合集》6877

……伐橑𠄎，（𠄎） 《合集》6880

「虑」與「橑」可能是同一族或親近兩族的關係。

「橑」字从「人」，而另有从「大」的異構，寫从「虑」、「皿」（血？），似乎指出同一族群：

貞：王伐橑𠄎，𠄎？ 《合集》6878

貞：王伐橑（𠄎），𠄎？ 《合集》6879

孫海波認為，可能是方國²⁶，但從卜辭內容無法看出政權的成分，所以有可能這是某族團與武丁之間敵對的關係，或被武丁完全毀滅，或一次戰爭後便不再碰到。

五、總結

殷周時期南方的虎方、盧方似乎是國祚長久、影響力大的權威國家，從武丁時期到西周中晚期

²⁴ 戰國早期隳侯疑逆簋，隳侯名為「疑」，應是「影」字的繁形，而同時學界將「隳」字有釋為「橑」的異構，如果該釋讀準確，或許可以採用林沅先生的〈釋史牆盤銘文中的「逖虑影」〉之文，看出東北族群的同化過程。

²⁵ 參林沅，〈釋史牆盤銘文中的「逖虑影」〉。

²⁶ 《甲詁》，頁 2662。

都有虎方、盧方的紀錄，可見武丁之前已有這兩國。而東北地區的虎族是零散的族團，應是將老虎視為始祖的獵人族團，直至殷末都沒有建立過國家。東北的盧、膚、麋是殷商王國北邊上的族群，依據時代早晚建立過生命不久的小國；其中，盧族經常攻擊殷周的東北境，而殷和周反伐他們；而虎（虓）族亦是武丁時代殷人面對要征伐的的物件，似乎沒有建國。